

归有光碑志文分类研究

付 姝

(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0)

摘 要: 归有光的碑志文,收入《震川先生集》共86篇,以传主与作者关系为标准,可以将其分为家人至亲、友朋门生、亲友家属、请铭应酬等4类。在碑志文的创作中,面对不同的对象,归有光的创作心态不同,行文方式各具特色,所呈现出的风貌特征也具有多样性。

关键词: 归有光; 碑志文; 分类

中图分类号: I207.2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2-612x(2015)03-0125-04

DOI:10.16276/j.cnki.cn51-1670/g.2015.03.025

近年来,随着文体学研究的兴起,碑志文体研究日益为学术界所重视,产生了大量针对碑志名家的个案研究成果,汉代蔡邕、南北朝庾信、唐代韩愈和柳宗元、宋代苏轼和王安石、元代元好问、清代全祖望均成为了研究热点,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碑志文进行了系统研究,深度挖掘了他们碑志文的文学、史学、文体学及美学价值。纵观碑志文的研究历史,唯明代碑志文无人问津。难道有明一代碑文竟无可取之处?其实不然,叶昌炽在论述碑志文章繁简时曾说“古文代兴,稍归简质,宋贤以传状之体为碑志,而文又繁,元姚牧斋诸家是其靡也。其后再由繁而简,实自明之荆川、震川始。”^{[1]247}可见,明代是碑志文风由繁而简转变的关键期,唐顺之、归有光的碑志文风质朴,独具特色,在碑志史上不容忽视。就归有光而论,周本淳校点的《震川先生集》一书,收录归氏散文23种,有经解、杂文、题跋、书、赠送序、寿序、记、行状、传、墓志铭、墓表、碑碣等。其中碑志类散文所占卷数最多,凡7卷86篇,包括墓志铭57篇、圻志9篇、墓表7篇、碑碣13篇。通过碑志类文章,归有光抒发了对至亲挚友的哀思、痛惋、缅怀之情,其中《沈真甫墓志铭》、《寒花葬志》、《亡儿(曾羽)孙圻志》等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,达到了有明一代碑志创作的最高水平。本文从传主与作者的关系

角度入手,对归有光碑志文进行分类研究,以考察归有光面对不同传主时的不同创作心理,透视归碑所呈现多样化的风貌特征。

一、家人至亲类碑志文:聚焦一二细事 尽显哀思之情

归有光一生饱受生离死别之苦,幼年丧母,中年接连丧妻丧子。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,成为其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,归有光借志墓之机寄托对家人至亲的无限哀思。这类碑志文共7篇,传主分别为其女儿、儿子、岳父、婢女(一说小妾)、伯妣、从叔父,篇目虽不多,篇幅也较短小,但却是归有光碑志文中最为悱恻动人的一类。归有光将胸中的痛惋、无奈、愤懑之情诉诸笔端,通过聚焦亲人生前的一两件琐事状写人物,突出他们或聪明懂事、或天真灵动、或德才兼备的形象特征,极尽哀思之情。

女儿二二夭亡,归有光写下《女二二圻志》:

女二二,生之年月,戊戌戊午,其日时又戊戌戊午,予以为奇。今年,予在光福山中,二二不见予,辄常常呼予。一日,予自山中还,见长女能抱其妹,心甚喜。及予出门,二二尚跃入予怀中也。

既到山数日,日将晡,予方读《尚书》,举手忽见家奴在前,惊问曰“有事乎?”奴不即言,第言他事。

收稿日期:2014-10-15

基金项目:2014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《归有光碑志文研究》(CXLX_1404)。

作者简介:付姝(1989-),女,江苏徐州人,硕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文学。

徐却立曰“二二今日四鼓时已死也。”盖生三百日而死,时为嘉靖己亥三月丁酉。予既归为官斂,以某月日,瘞于城武公之墓阴。

呜呼,予自乙未以来,多在外,吾女生既不知,而死又不及见,可哀也已。(《震川先生集》第22卷《女二二圻志》)^①。

寥寥数语,聚焦了三个瞬间,一是“长女抱其妹”的温馨场景,二是“二二跃入予怀中”的活泼可爱,三是家奴山中不忍相告的情境。二三小事看似轻描淡写,却使姐妹亲情、父女亲情跃然纸上。文末以“吾女生既不知,而死又不及见,可哀也已”结语,如泣如诉,更增加了文章的沉痛感,深层寄予着作者切肤的痛楚,追忆中自有催人泪下的力量。

又如《寒花葬志》一文,归氏同样惜墨如金,全文不过百余字,没有生平介绍,没有品性评价,只记录了作者印象深刻的三件小事:初来时着装的可爱,“垂双鬟,曳深绿布裳”;削荸荠时的调皮,“一日天寒,热火煮荸荠熟,婢削之盈瓯,予入自外,取食之,婢持去不与”;倚几吃饭时的灵动,“孺人每令婢依几旁饭,即饭,目眶冉冉动,孺人又指予以为笑”。一个俏皮可爱的少女形象如在眼前,平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寒花的怜爱,也透露出对少女生命逝去的哀思与惋惜。

在《亡儿(曾羽)^②孙圻志》中,归有光历数爱子生前一桩桩生活琐事,赞赏亡儿的聪明懂事、宽容仁孝,当追忆儿子死前情境时,心中的哀痛与悲愤之情无法抑制,不禁哀叹:

呜呼!孰无父母妻子?余方孺慕,天夺吾母;知有室家,而余妻死;吾儿几成矣,而又亡。天之毒于余,何其痛耶!吾儿之孝友聪明,与其命相,皆不当死。三月而丧母,十六而弃余。天之于吾儿,何其酷耶!当时足不逾阃外,而以旅死,其又何耶?……呜呼!吾于世已矣。(《震川先生集》第22卷《亡儿(曾羽)孙圻志》)

(曾羽)孙是归氏与先妻魏孺人的长子,归有光对其寄予着一个父亲的殷殷期望,也寄托着对魏孺人的无限哀思,可这一期望却在十六年后化为泡影。痛失爱子给了归有光沉痛的打击,他再也不顾儒家“哀而不伤”的传统,痛诉上苍对自己及儿子的不公,将悲愤、孤寂、无奈之情发挥到了极致,言语有尽而悲愤无穷。

二、友朋门生类碑志文:追忆交往情境 抒发切肤之痛

归有光满腹才学,却八上公车而不第,大半生都于安亭江畔苦读教书,因此与其相交者多为下层文人。归有光在为这些友朋门生作碑志文时,主要从两个角度状写人物:追忆生前交往情境,体现彼此深厚友谊,表达对挚友离世的痛惋;称颂传主才学品性,同情下层文人的怀才不遇,借以抒发切肤之痛。这类碑志文共计10篇,描绘生动,感情真挚,历来为人传诵。

第一个角度是历数与友朋的交往过程,体现与逝者深厚的友情,表达痛失知己的遗憾与怅惋。如归氏与沈真甫年少相识,后为连襟,交往甚厚,在作《沈真甫墓志铭》时追忆道:

予尝入邓尉山中,真甫来共居,日游虎山、西崦上下诸山,观太湖七十二峰之胜。家境二十年,予卜居安亭。安亭在吴淞江上,界昆山、嘉定之壤,沈氏世居于此。真甫是以益亲善,以文字往来无虚日。以予之穷于世,真甫独相信,虽一字之疑,必过予考订,而卒以予之言为然。盖予屏居江海之滨,二十年间,死丧忧患,颠倒狼狈,世人之所嗤笑。真甫了不以人之说而动于心,以与之上下。至于一时富贵翕吓,众所观骇,而真甫不予易也。(《震川先生集》第22卷《沈真甫墓志铭》)

归、沈二人曾同居山中,共游太湖七十二峰,后又多文字往来,即使归有光久试不第,真甫仍对其品学深信不疑,不因其穷困而嗤笑,也不因其富贵而奉承。归氏通过追忆二人之间的交往,展现了与真甫诚挚的友谊,继而感叹“士当不遇时,得人一言之善,不能忘于心。予何以得此于真甫耶?此真甫之没,不能不为之恻也!”将知己离世的怅惋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。又如《周儒亨墓志铭》的传主是归有光岳父魏先生的弟子,魏先生去世后,归氏“独于儒亨心师之”,校订先生遗书时,“儒亨之指发为多”,后又“同计偕北上”,面对“儒亨病还”,归氏直言“怆然有顾影无俦之叹”,简短行文中追忆了二人之相识相交,处处渗透着师友不在的遗憾与孤寂。

第二个角度是称颂逝者的文学才性,同情他们的怀才不遇,反思科举取士的弊端。亡友方思曾少负奇逸之姿,二十有余就以《礼经》荐于京闱,其后却屡试春官不第,最终转向佛学寻求超脱,归有光感

叹,“天之生财甚难,其所以成就之尤难”,是对友人遭际的深切同情,也是自我人生经历的感悟。在《曹子见墓志铭》中,归有光直呼“子见之才,其于国家要为有用,而竟不能究,岂不可惜哉?”这是对友朋子见怀才不遇的惋惜,也是对无数落第举子命运的关切,从而折射出归氏对科举选士制度的反思。这一情感倾向在归氏其他友朋门生类碑志文中也多有体现,如《陆允清墓志铭》:

天下之学者,莫不守国家之令式以求科举。然行之已二百年,人益巧而法益弊,相与剽窃,以坏烂熟软之词为工,而六经圣人之言,直土埂矣。允清之于《经》,盖学之而求其解;于中有所不能自得,虽河洛、考亭之说,辄奋起而与之争,可谓能求得其心者矣。至于当世之务,皆通解,而言之悉有条理。由此言之,使允清获用,其有所施,岂遂同于今之人哉?以允清之不遇,孰为科举之能得士也?(《震川先生集》第22卷《陆允清墓志铭》)

归有光直言不讳地批判八股取士制度,指出“人益巧而法益弊”,以致文人争相剽窃,陈词滥调盛行,六经之学荒废。陆允清一般的实学之士却不为科举所选用,难怪归氏抱怨“以允清之不遇,孰为科举之能得士也?”这不禁令人想起归氏“八上公车不遇”,时人为其鸣不平“归生不第,何名为公车?”可见归有光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。

三、亲友家属类碑志文:立足亲友角度真诚赞扬逝者

除了为亲人和友朋撰写墓志碑文外,归有光还为许多亲友的亲属写过碑志文,这类碑志文共34篇,均是代亲友立言,如《朱肖卿墓志铭》是为连襟父亲所作,《顾孺人墓志铭》是为门生母亲所作,《毛孺人墓志铭》是为师友的妻子所作……在这类碑志文中,归有光往往立足亲友角度,状写亲友与逝者之间的深情厚谊,传达他对亲友家属诚挚的赞扬、敬畏之情。

如《叶母墓志铭》的传主陆氏,是归有光的门生叶裕之母。归氏与叶母并无直接往来,对其了解甚少,这就增加了碑志文创作的难度。但归有光却能另辟新径,通过状写狂生叶裕的纯孝事迹来烘托其母的慈爱形象:

裕自言初生时,祖母旦夕诅咒,拜其祖之主而字之曰“叶世贞,何不以儿去?”母患之,寄之外氏。

时叶氏居在澄湾,其外家在湖沙湾,东西相望一里所。外母抱裕倚门,望西山夕烟缕起,裕思母,黯然泪下。裕每道此,尤悲也。(《震川先生集》第22卷《叶母墓志铭》)

归氏先是记述叶裕出生后,祖母日夜诅咒,叶母担心儿子受到伤害,不得已将其送至外母处,其心酸不言而喻;继而运用对写的手法,描绘母子每每隔湾相望时,叶裕思母泪下的场景,从而烘托一位母亲对幼子的关爱与思念,浓浓的母子情打动了归有光,也感动了读者。

在《潘用中墓志铭》中,归有光也从好友士英角度出发,重彩描摹潘氏爱子心切。儿子士英生病时,潘氏“抱持哺饮食,夜渴,以津漱之”;自己身患风痹时依旧为儿子料理家事,自言“恐汝废学,吾生一日,为汝治家一日也。”正如其所言,潘用中继续为儿操劳五六年,至死方休,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!

四、请铭应酬类碑志文:客观描绘对象议论为文造情

归碑中还有一类无法确定逝者与作者关系的,在这类碑志文中,归有光未直接提及与传主的亲友关系,行文中也看不出二者有任何交往,本文将其归为请铭应酬类碑志文,共35篇。

明代中叶,树碑立传之风盛行,一些平凡百姓也期许死后留名。归有光当时在昆山一带以散文著名,因此许多不相识者前来请铭。在这类碑志文中,归氏既能尊重事实,客观地记述逝者生平,也能照顾仁人孝子荣亲之心,通过大量评述议论讴歌逝者品行。

在《王府君墓志铭》中,王府君病中曾言“惟归子文质,几得其实。”诚如王氏所言,归碑能客观真实的记录传主生平,在其请铭应酬类碑志文中尤其能体现这一点。当归有光对逝者生平不甚了解时,本着谨慎求实的原则,他往往直引来状或求铭者之言,如归有光与周寰并不相识,只因感于“人子之痛,何有穷乎”而不忍拒绝其子周诗之请,故其所作《周君墓志铭》直接引用周诗求铭时之语,占全文三分之二,并且指出依据,其友人沈孝所作状文,周诗之言属实,可见归有光作碑志文时对事实的尊重。又如在《蒋原献墓志铭》中,归氏也直引求铭者追述逝者的话语:

其子炼来请铭,曰“炼也少,先人之葬事不备,

无以列诸幽。今获葬吾母,常所闻于吾母及先人之游者,得其一二。先人养其二亲,晨夕之馈,不以溷诸兄弟。官有浚河之役,族贫者,为之代出力。诸所行事,洽于闺门,而及于乡人。坦怀待物,尤为人所敬爱。而吾母寡居十有八年,代吾先人上事父母,下抚诸幼,吾先人为不亡也。皆不可以无志。”(《震川先生集》第20卷《蒋原献墓志铭》)

蒋原献早世,其子对其生平事迹只“得其一二”,而且是“闻于吾母及先人之游者”,针对这一情况,归有光则直接引用了求铭者的话语,既是对传主资料来源的说明,也是对传主生前事迹的客观描绘。

归有光在请铭应酬类碑志文章中,还能够依据抒情的需要,引经据典地进行评述议论,对传主品行大加赞扬,以慰仁人孝子之心。如《张通参次室钮孺人墓碣》中,传主钮氏为人侧室,碑志文中必须如实体现,但也要照顾其子恒慕荣亲之心情,归有光在文尾称赞道:“盖古之女子,不幸而为侧室,而其贤

德终不可泯者,如《小星》之‘实命不犹’,《归妹》之‘以恒相承’,圣人皆书之于《经》。”在《曹节妇碑阴》、《褚隐君墓碣》两篇碑文中,也均通过议论评述为文造情。

归有光流传下来的碑志文篇目众多,涉及的对象也较为广泛。针对不同的撰写对象,归有光在行文风格和情感抒发方式上也迥然不同。但无论是为亲友及家属撰写的哀思之文,还是应仁人孝子之请的应酬之作,归有光都能根据逝者生平,选取最能体现哀情的言行、最能体现品行的事迹加以描摹刻画,平淡质朴的行文中处处传达出对传主的悼念之情,正如清人方苞所言“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,使览者恻然有隐。”^{[2]95}诚然,归有光碑志文达到了有明一代碑志创作的最高水平,上继韩愈、欧阳修之传统,下开方苞、全祖望创作之长河,在碑志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,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。

注释:

①本文例文全部选自周本淳点校《震川先生集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版)。

②曾羽为一个字,同“曾”音同,归有光长子名(曾羽)孙,现代汉语无此字。

参考文献:

[1] 叶昌炽. 语石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9.

[2] 张傅元. 余梅年. 归震川年谱·附录[M]. 上海: 商务印书馆, 1931.

[3] 周本淳点校. 震川先生集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7.

On Classification of Gui You – guang’s Epitaphs

FU Shu

(School of Liberal Arts , Yangzhou University , Yangzhou , Jiangsu 225000)

Abstract: Gui You – guang’s epitaphs have 86 articles in the Collection of Zhenchuan.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i You – guang and Biographees ,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: his family members , friends , relatives and social engagement. In the creation of the epitaph , he faced different people and had different creation psychology , and all these articles had a distinctive writing style and diversity.

Key words: Gui Youguang; epitaphs; classified study

(责任编辑: 邹建雄)